

红烛帐暖，被翻红浪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025661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025661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千秋
Relationship:	晏无师/沈峤 , 晏沈
Character:	晏无师 , 沈峤
Additional Tags:	原耽 - Freeform , 梦溪石
Stats:	Published: 2019-08-15 Words: 6348

红烛帐暖，被翻红浪

by [Azureyiran](#)

Summary

亲妈拉灯扩写代驾。
接亲妈番外后面，无缝衔接。

沈峤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毫无顾忌去亲对方，纵然心底已经有过千百遍这样的想法，但他性情内敛，换作平时定然做不出来，现在晏无师步步紧逼，他反倒又有缩回壳子里的趋势。

晏无师自然不会让他这么干，他直接伸手去抓对方的手，沈峤下意识格挡，双方过了几招，晏无师却虚晃几招之后抓住他的腰带，直接将人扯到怀里，伸手一扯，腰带应声而落，他将人压在桌案上，居高临下。

此时沈峤是挣也不是，不挣也不是。他还未有过这样狼狈的时刻，衣襟大敞露着大片的胸口，被迫躺在硬邦邦的桌面上，一副任人鱼肉的状态。他是很想推开压在身上的罪魁祸首，可是晏无师摆明了一副不反抗的态度，可沈峤知道他就是笃定自己不会真的为了拒绝而打伤他。

说到底这个人可是把人心摸透了。

沈峤只得偏过头不去看他，闭了眼装作不去管他。可他再怎么强装镇定，脸颊上始终未褪的红潮是瞒不了人。

这等美景晏无师也是看不够的，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将人再逗一逗：“看来我是入不了沈道长的法眼，阿峤竟是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。”

沈峤：“……”

“还是说，阿峤想暗示我，闭上眼天便黑了，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做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沈峤想说你这真是总有理，他只睁开眼了一下，就看到晏无师笑意盎然地看着他，随即低下头来。沈峤心头一跳，以为他会吻上来，也做好了并不拒绝的准备，可没想到晏无师竟是低头咬住了他的胸口。

任沈峤再如何淡然，此刻也是无法再镇定。

他在人事上的经历实在是白的像纸，不多数的与他人亲密接触说起来还都是与晏无师，可哪有一次像是此刻。晏无师含着他的乳粒，牙齿轻磨着周围的皮肉，湿润的舌也一道逗弄着。他一手撑在沈峤身侧，另一手放在他胸口，似是和唇舌配合，揉捏着另一边的乳粒。

沈峤想问他在做什么，可是他根本问不出口，光是克制住自己的声音就已经消耗了他极大的意志力。他从不知自己身体怎会如此，他也不知道晏无师为了撩动他使了多少技巧。大约晏宗主这积累下的所有经验，都要一股脑地使在此时了。

于武功上两人还尚能一比。

于情事上，晏无师仍是当时高手，而沈峤怕是连普通人都不如了。

沈峤此时是分辨不出过多的精力，他脑子有些迟钝，只觉得晏无师的手掌唇舌在自己胸前游走，所碰触的地方都是又热又麻，腰上更是如被点了穴一样阵阵发软。他仰躺在桌上，明明此刻没有被晏无师制住，可竟是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他想伸手去抓晏无师的手臂，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，摸索着抓了衣衫在手，手中握着什么才找回了些许力气。

他终于在混沌中发现一点不对，湿热的亲吻越来越往下，晏无师的舌尖甚至逗弄似的在他脐眼上打转。

直到——

“晏无师！你别！”沈峤一个鲤鱼打挺坐起身来，双手抗拒地推着晏无师的肩膀。而后者似是早就料到他会如此反应，意味深长地笑着看了沈峤一眼，在他的注视中，吻上沈峤半硬起的性器。

沈峤觉得晏无师总能在自己觉得已经足够狼狈的时候，轻而易举地，再推自己一把。在巷子里晏无师按着他亲上来的时候，沈峤就隐约预感到会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又远远超出了他能承受的程度。此刻他衣衫虽说还穿在身上，可只凌乱松垮地挂着，双腿分开被晏无师架在肩上，又被他压着挣脱不开。而晏无师正埋首在他双腿之前，极尽所能地亲吻爱抚着。

沈峤已经彻底跟不上事态的发展。换做是谁也无法相信高高在上的浣月宗宗主，会为另一个男人做这种事。

可晏无师觉得没有什么，沈峤退缩的原因他也能猜出个八九分，但是他毫不介意把人逼得更紧一点。他想着沈峤的表情一定很有趣，这么想了便就真这么做了。所以在沈峤震惊、慌乱、羞耻混合在一起，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晏无师还能一边动作，一边分心欣赏沈峤的神情。

沈峤是真的快要哭出来了，他放在晏无师肩膀上的手，从推着他拒绝变成了抓着他借力，最敏感脆弱的地方一会儿被湿润的口腔包裹，一会儿又被灵巧的手指揉捏，他以往清心寡欲，为数不多的几次自渎也不过是些普通手法，哪儿经历过这般花样繁多的逗弄。他方才受不住地垂下头，正看见晏无师冲他挑眉一笑，嘴唇磨蹭着柱身，又一次张嘴含了进去。

晏无师的眼神太明显，沈峤格外熟悉，唯一一点清明竟是想：他故意的……

可偏偏你知道这人故意，却没有一点破解的办法。

“晏……嗯……”沈峤想开口说话，还未成句便成了两声呻吟。他方才咬牙坚持许久不愿出声，此时听自己的声音也觉得羞耻。

晏无师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沈峤大约是到了临界，便张嘴吐出来，改用手揉捏套弄着，不一会儿便见一股白浊射了出来。晏无师又反复套弄了几下，都泄出来后才停手。沈峤许久未曾发泄，射了不少，晏无师看着满手的浊液，不知是故意还是顺手，都抹在了沈峤的亵裤上。

沈峤还在高潮的余韵中，浑浑噩噩，自是未发现他这小动作。

方才晏无师倒是动了不退出来的念头，可转念一想也不能把人逼得太过火。沈峤必定不把这当做情趣，一副快要哭了的表情，怕是再过分就真成了折辱。但如果是什么沈峤情难自持，自己躲闪不及，让沈峤心中生亏，以阿峤一分换十分的性子，岂不是能再多讨些好处？

“可惜了。”晏无师觉得自己还是心太软。

普天下大约也只有他自己敢这样评价自己。

沈峤这才缓过神来，一双眼睛迷茫地看着晏无师。

晏无师自顾自地倒了杯茶水，连漱口都是一副神闲气定的姿态。但是他这个动作让沈峤瞬时想到了方才发生了什么，脸色通红，眼神闪躲。他还坐在桌上，此刻衣衫不整，手忙脚乱地整理衣衫。

“阿峤，你这是要过河拆桥，始乱终弃啊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沈道长好狠的心，只得一人快活了，便要弃别人不顾不成？”他这话里十成的哀怨，也不知道到底几分真心几分戏谑。沈峤还来不及分辨，手便被人牵住，晏无师栖身上前把人圈在怀里，握着沈峤的手，毫不知耻地按在自己胯间。

沈峤：“……”

他当然知道手掌触碰到的是什么，隔着衣料也能感受到它的硬度和热度。他从未与别人这样亲密，顿时像被烫到一样想抽回手，却被人死死抓住，挣脱不开。

“阿峤，你不帮帮我？”

沈峤半晌才咬出一句：“……我做不来。”

“那阿峤喊声晏郎，求求我可好？”晏无师当然知道他做不来。让沈峤伏于另一个男子胯间，纵使这人是晏无师，他也定然是做不到的。强迫虽然也是种情趣，但总归没有你情我愿的好，尤其这人是自己费尽心思，设足了圈套，好不容易才让人自投罗网得来的。

沈峤皱着眉，这声晏郎，让他现在喊，他也是喊不出的。

“好啦，不闹你了。”晏无师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终于笑出声来，“你答应过我，无论我怎样都可以。我不强迫你什么，只要你现在全心把自己交给我，如何？”

晏无师的吻向下移去，又一次准确地落在沈峤唇上。这次虽仍是肆意霸道，但却让沈峤决出了一点温柔的味道。

任谁会相信，晏无师会与温柔这个词扯上关系呢？

沈峤仰着头，笨拙地被引领着回应这个异常绵长的亲吻。他半合着眼，唇齿间终于露出一个“好”字。

可答应是一回事，真正进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。

沈峤被晏无师搂着亲吻，勉强挤出了一句“去床上”。天还未黑，又是在全然不熟悉的陌生客栈，他实在是无法再想象自己与晏无师在桌上行……双修之事。

话出口的下一秒，已经天旋地转，被人一把抱起压在床上。床幔落下，总算是圈起来了一个私密的空间，沈峤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便察觉出另一种不好——狭小的床第间，晏无师的气息铺天盖地的包围过来。

他方才衣服已经被扯得大开，亵裤也未系好，晏无师没搞什么调情的手段，反倒是像怕他反悔似的，三两下除了沈峤的鞋袜，眨眼间就把人剥了个干净。沈峤身材匀称，整个人仿佛一方温润的羊脂玉，只不过如今上面缀着点点樱色，自是方才晏无师故意弄上去的印记，而晏宗主显然非常满意。

沈峤被他这样注视着，看到晏无师此时还穿戴整齐，又意识到自己被剥得赤条条的，不由得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

这一眼配上他红潮未褪的脸颊，杀伤力半点也无，反倒是让晏宗主看出了风情万种。他当然知道沈峤在恼什么，得寸进尺：“阿峤着急了，不如帮我脱衣服。”

沈峤心说谁着急了，可他知道如果自己说了，对方一定还有十句调戏在等着他。他既已答应了晏无师，自然不会反悔，但此刻看着晏无师当着他的面宽衣解带，不由得垂下眼别过头不敢多看。他不是没见过晏无师赤身裸体的样子，之前他受伤半死不活的时候，换药擦身这些事沈峤都做过，但那时心境不同不会多想，而此刻再坦诚相见却是变了味道，让沈峤不由得屏住呼吸，紧张起来。

是的，紧张。他向来淡然，处事游刃有余，很少如此紧张。

也许是将要发生的事于他来说太过陌生，让他完全无法掌握。更何况，还有一个晏无师。

“阿峤都不舍得看我一眼，这幅身体就这么没有吸引力？”

沈峤不答，晏无师也不再调笑他，直接拉了人的手，按在自己胯间。

这个动作与方才一样，然而少了衣服的阻隔，太过直接的触碰让沈峤心脏一阵猛跳。他从未这样直接的触摸过别的男人的下体，晏无师牢牢扣着他的手，十指交握，在性器上套弄起来。

热，硬，烫的灼人。晏无师俯下身埋在他颈边，炽热的呼吸吹得他耳朵发烫。沈峤觉得热极了，他现在连耳朵都红得透明，被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晏无师笑着轻咬住，舔弄起了他的耳垂。

沈峤被他的动作扰乱心神，手上更是不得章法。

“阿峤的技术可真差。”

“……自是比不上晏宗主，阅历丰富。”

“啊呀，阿峤这是吃味了？”晏无师装模作样地惊呼一声，“我可真是高兴。”

“我……晏无师！你在摸哪里！”沈峤一句话还没说完，被晏无师顺着大腿摸进臀缝里的手指吓了一跳，瞪大眼睛看他。

“自是需要的地方。”晏无师忍不住笑，在沈峤脸颊上好好亲了几下。他知道沈峤毫无经验，又从不涉及风月之事，看他如此无知惊讶的样子，实在是觉得可爱，喜欢得紧。他手上未停，蘸了扔在一旁的香膏，复又摸进臀丘里，手指在穴口打转。

“你……不行……”沈峤是真的退缩了，他想挣脱，可腰被牢牢禁锢，双腿被晏无师的身体压着打开，抬腿挣扎的姿势，却恰好方便了晏无师顺势顶入一指。

“晏无师！”沈峤再挣，那根手指便随着探得更深，吓得他不敢再动。

春水指法名不虚传，沈峤只觉得晏无师的手指在他身体里抚摸按压，不知道是个什么套路，也可能是已经将万般招式幻化成一，总之这种奇异的、无法言说的感觉让他咬紧牙关，急促地呼吸着。

香膏滑腻，味道却是迎合沈峤喜欢的清淡，此时的沈峤是分不出心神去想晏无师为何把这种东西带在身上。体内已经进了两指，动得更加灵活，又模仿着交合的动作浅浅抽插起来，挤出的香膏在穴口发出细微的水声。这声音普通人几乎听不见，然而对于沈峤，已经足够大到令他羞耻。

“唔！”沈峤突然浑身一颤，喉间发出一声喘，满面潮红。他不知道方才那下是怎么回事，身体不受控制，一股快感直冲头顶。

“阿峤这处可真是敏感。”晏无师怎会放过他的反应，变本加厉地往方才碰到的地方按压。

沈峤才真正无措起来，他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一阵阵的快感随着晏无师的动作冲击着他的神经。身子仿佛不像是自己的，又软又苏，身前泄过的地方此刻亦是缓过劲儿来，颤巍巍地挺立起来。

“难受么？”晏无师问，沈峤恍惚着摇了摇头。

太奇怪了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，却又有种说不出的舒服。晏无师还在说什么，而沈峤唯一的控制力只有忍住声音，不让自己呻吟地太过羞耻。

这好似一种漫长的刑罚，让他根本招架不来。

忽然体内手指撤出，才适应了的地方一阵莫名的空虚，沈峤茫然地看着晏无师，脑子混沌沌地反应不过来。

晏无师把人搂着翻了个身，从背后贴上去，搂着沈峤的腰，亲吻着他的肩膀。沈峤是初次，就算晏无师对自己的技术再自信，就算习武之人耐受力都要好得多，但晏无师发现自己心里，竟是舍不得沈峤难受半点。

这样的温柔，任谁都是不会信的，过去的晏无师，自己都不会信。

但是他有了沈峤。

晏无师握着沈峤的腰，早已硬到发胀的性器缓慢而坚定的顶入进去。他低头寻到沈峤的唇，吻上去，把所有的呻吟声都咽下。

沈峤在晏无师进入的一刻感到了疼，这种程度的疼痛对于他来讲并不厉害，比他从半步峰上跌下来的疼痛轻多了。然而却完全无法忽略，不只是疼，还有胀痛，身体被破开，异物侵入进来的违和感。晏无师与他身体相贴的地方起了一层薄汗，湿热地腻在两人之间。

沈峤被堵住了呼吸，脑子因缺氧更加昏沉，心脏却跳的剧烈，像是要冲出胸膛。他的手无助地合拢，下意识地抓紧床单，晏无师伸手覆上去，和他十指紧扣。

他以前就喜欢摸沈峤的手，那双手细腻圆润，摸起来格外舒服，此时此刻更是如此。

晏无师温存够了，挺腰，狠狠撞了一下。

本质上他到底不是个温柔的人，心里更想的是怎么把沈峤逼哭才好。那个优雅淡然的沈掌教是属于江湖众人的，而被情欲逼得哭泣求饶的沈峤，才是只有自己一人能看到的。

沈峤是真的受不住了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喉间不受控制地随着晏无师激烈的顶弄发出短促地呻吟。晏无师还只往他阳心处猛顶，沈峤自是不知体内有一处敏感，只觉得身体被逼的快要发疯，全然跟不上晏无师的节奏，额头抵着被褥，上身瘫软在床上。

晏无师自然是不指望沈峤能主动呻吟，即使他万分想听沈道长发出些婉转暧昧的叫床声。

沈峤不知什么情趣的把戏，晏无师只是单纯的顶弄已经逼让他应接不暇，晏无师毫不怀疑自己要是换十个八个体位，再用上十八般武艺，沈峤怕是要崩溃。

沈峤埋头在被褥里，合着眼，像是逃避一般。他先前眼盲的时候特意练过感知周围，此刻缺了视觉，却愈发清晰的感受到了晏无师的动作，反而更受不住了。

晏无师自是知道沈峤什么心思，心里想着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阿峤眼睛蒙上做一次，用阿峤的衣带就不错，到时候眼泪哭湿了衣带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晏无师的动作不停，沈峤却于朦胧中察觉出一些不对劲来。他体内越来越热，躁动得厉害，口舌发干，心跳加速，性器更是热得发胀。

这反倒是像中了药。

“你……”沈峤挣扎撑起上身，转头便看到扔在一旁，开了盒的香膏，咬牙说道，“晏宗主，还用这种。”

晏无师倒是大大方方承认了：“一点情趣助兴，这可是我特意要来的上品。”他又贴在沈峤耳边邀功，“阿峤放心，我一点把你伺候得舒服。”

晏无师说着，伸手握住沈峤的性器，竟是随着自己的动作，也套弄起来。

“啊……嗯……”沈峤哪里受得住如此前后夹击，差点又瘫软回床上。没咬住的呻吟声冲出口，再就止不住了。他被套弄了没几下，就在晏无师手里射了出来。

晏无师趁着沈峤高潮失神，把他身体微转，抓了个枕头垫在沈峤腰下，竟是扛了他一条腿在肩上，摆了个大开大合的姿势。沈峤毕竟面子薄，回过神来后看到如此，知道晏无师是有意为之，只得抬手捂着眼，不去看他。

“阿峤不喜欢这样？”晏无师笑，伸手一拽却是把人搂在了怀里。这样贴得几乎毫无缝隙，沈峤坐在他怀里，更别提晏无师还插在他身体里，硬热得毫无泄身的征兆。晏无师搂着沈峤把人压在墙上，从下往上又运动起来。

晏无师说那盒香膏是好药，当真如此。沈峤方才泄过不久，又被晏无师顶弄的起了反应，药效霸道绵长，简直如同下药人一般的品性。

沈峤后穴已经湿软一片，连接的地方尽是挤弄的水声，他的意识迷迷糊糊，身体却似是本能一样配合着吞吐起来。

“阿峤可是得了趣？”

沈峤看了他一眼，不知如何回答。他贴着墙壁不好着力，伸手撑了一下墙壁。

这个小动作当然没能逃出晏无师的眼睛，沈峤只瞥见他突然一笑，心里警铃大作。他熟知晏无师这样便是又要做什么，可此时的能力精力都大打折扣，又被情欲熏得脑子慢了几拍，还未想出对策，忽地身子腾空，竟是晏无师抱着他站了起来。

“晏无师！”沈峤大惊，下意识地抓紧了晏无师的肩膀。

晏无师搂着他腰腿的手臂却是一松，沈峤只觉得身子下坠，体内的凶器却顺势一下子顶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，逼得他仰头惊呼出来。晏无师自然不可能是真的松手，抱着沈峤的身体上下颠了几次，次次都把沈峤顶得惊喘。晏无师满意了，搂着人狠狠吻了一通，舌头毫不客气地探进去一通乱搅，直把人亲得喘不过气来才放开。

晏无师还得寸进尺：“阿峤若是能主动就好了。”

沈峤刚才被他欺负的狠了，看着眼前人一张得意的可气的脸，脑子一热，冲动地一手搂着晏无师肩膀，一手捧着他的脸颊主动亲上去。他的吻技比剑法差远了，根本算是毫无技巧可言，但不妨碍沈峤天资过人，善于学习。更何况他为数不多的经验，可都是风月老手晏宗主亲自教出来的。沈峤学着晏无师先前的样子，又吮又咬。晏无师享受够了，三两下就把主动权夺回来，吻得沈峤眼眶都红了。

饶是沈峤再恍惚，也意识到自己方才是火上浇油了。

然而后悔为时已晚，晏无师抱着人又换了个姿势，性器就着相连的姿势碾过脆弱的内壁，沈峤竟是承受不住，颤抖着又射了出来。

晏无师一次都没泄身，已经逼得沈峤高潮了三次。

而晏宗主马上要身体力行的表示，这还远远不够。自己想了那么久，用尽手段才得到的人，哪能就这么轻易放过。

沈峤被他翻来覆去压着做了许久，开始时是克制着不愿发声，到后来因为呻吟太多，嗓子哑得厉害，是真的要发不出声音了。而晏无师明显仍是兴致高昂，根本不打算停下似的。沈峤是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意识朦胧，眼角通红，睫毛上挂着泪花，眨眼便掉落下来。

晏无师舔着他的泪痕哄骗到：“阿峤，喊声晏郎，我就放过你。”

沈峤毫无知觉地摇着头，到底是脑子里早已一片空白，被逼得太狠，搂着晏无师的脖子呜咽着：“晏郎……晏郎……难受……”

他当然难受，射了太多次，性器只是半硬的垂着。可偏偏欲望被晏无师掌控着，得不到发泄，又得不到解脱。

沈峤此刻意识模糊，若不是真心信任晏无师，也说不出如此脆弱的话。

倒真是验证了晏无师那番，这样的沈峤只有他一人能见到的心思。

沈峤还在呢喃地喊着晏郎，声音沙哑，带着些哭腔，撩得人心痒，晏无师简直想把人再欺负得狠一点。不过，来日方长，总还有更多的机会。

待晏无师射进去的时候，沈峤已经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他的性器仍是没彻底硬起来，晏无师伸手覆上去揉搓了一会儿，泄了些稀薄的液体出来便软下去了。沈道长一贯清心寡欲，没想到第一次开荤，便被一个流氓榨个干净。

晏无师看着怀里的人，忽然伸手把两人的精液抹了一把在沈峤身上。若是沈峤醒着，一定万分唾弃他的行为，然而此刻沈峤睡得毫无知觉。

晏无师笑了，又凑上去吻了吻沈峤的唇，吃了好一通豆腐。

这个人，终究是属于他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